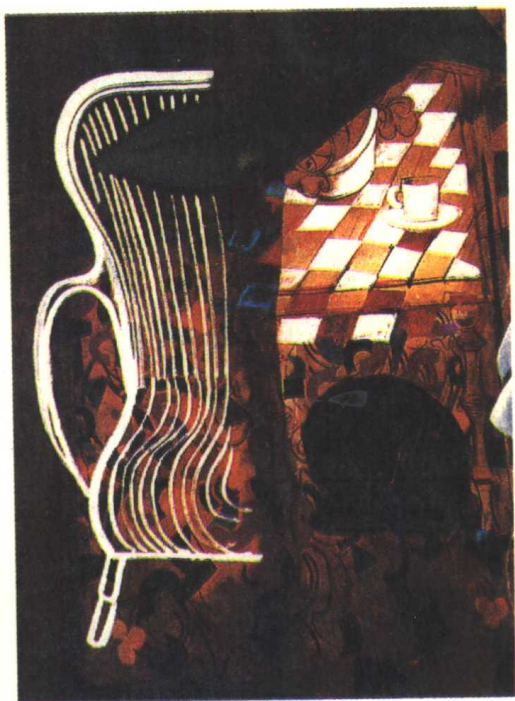


权延赤著



夜色染浓的幽默

华龄出版社

夜
色
染
濃
的
幽
默



夜色染濃的幽默

傅蘭雅 著

夜色染浓的幽默

权延赤 著

华龄出版社

1992·北京

京新登字:068号

夜色染浓的幽默

出版发行: 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23号)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北京彩虹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7.5印张 158千字

1992年4月北京第1版

1992年4月北京

第1次印刷

印 数: 1—8 450册

ISBN7—80082—131—5/1·18

定 价: 3.95元

目 录

夜色染浓的幽默·····	(1)
红楼女眷·····	(37)
情魔义鬼·····	(67)
难老泉·····	(121)
诈者千面·····	(152)
山魃涕·····	(206)
幽灵·····	(222)

夜色染浓的幽默

元旦后，灰云压在都市上空，茫茫昧昧已经三天。入夜，街冷灯暗。小北风有一阵没一阵；行人稀疏，行色匆匆。

只有姑娘的说笑声热烈。

这姑娘戴一顶乳白色尖顶娃娃帽，膨胀的羽绒服下是紧裹两腿的体型裤，尼龙绸裤面闪着蓝光，象涂有一层荧粉——夜光表两根指针上涂的那种荧粉。这姑娘骑一辆“双狮”牌女车，同并肩骑行的女伴说笑。叽叽喳喳，旁若无人。这姑娘腰胯轻扭，车走S——时而朝人行道弯过去，时而朝快行道转过来。若不是天寒地冻，定会有不少男人停步注目。

她回家从来是这样愉快。或者东张西望路旁的店铺行人，或者同女伴聊天聊地。不曾留意快行道上驶过的汽车，也没想过有朝一日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有朝一日，哪怕是一桩小小事故来临，潜伏的危机便会产生“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效应，带来一连串的不愉快——

一个男人骑着“永久”牌男车追上来。这男人穿一件棕色羊皮猎装，戴顶灰呢前进帽。帽沿下胡子巴茬，满面倦容。不过，双眼绝非无精打采，倒是闪烁着兴奋得意之色。他刚从一位编辑部主任家里出来，他的中篇小说已经定稿。他不觉冷，好象是在春天温馨的夜晚出外兜风。如果谁在这时提醒

他周围存在危机，他一定感到很可笑。

这男人看到前面两个并排骑行的女人，照习惯按响车铃，想从左面绕过去。可是两个女人忽地朝左转弯，逼着男人一直弯入快行道。男人紧急刹车，一辆“丰田”擦身边掠过，凉风激得他一阵战栗。

“傻妞儿！”男人骂出声，声音并不恶，倒是透出几分轻佻几分亲昵。他心情正舒畅，再说挡道的毕竟是两个年轻姑娘——两个不知轻重的傻姑娘还沿着快行道与慢行道间的白漆虚线不慌不忙蹬车子，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

这男人扭车把，从慢行道的中间超过去。

要不要警告她们几句？男人想。她们叽叽喳喳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尽管他有作家那种好奇心，并且遇见姑娘话多，还是忍住没回头。他不愿用没有刮胡子的脸对准可能很漂亮的年轻姑娘。

但是上帝另有安排。

旁若无人的姑娘游鱼也似又朝路边弯过来——一个游鱼三个浪——哎哟！叽叽喳喳的姑娘尖叫，前轮触到男人车子的后支架，车把扭几扭摔倒了。摔得狼狈，象虔诚教徒一样双膝跪地，两手扶在柏油路上，拜佛一般。

男人捏住车闸，一条腿支地扭回头，不无遗憾地说句废话：“摔着了？……对不起。”

那姑娘跪在地上喊：“你瞎眼了？”

男人皱眉，有些扫兴。他偶然瞥见姑娘咧嘴，心立刻软下来。难怪她骂人，一定摔得很疼。男人推车走近姑娘：“不要紧吧？以后骑车别光顾聊天。”

“是你超车撞了我！”姑娘无须思考就知道应该怎样保

护自己。她先检查车子，而后拍打双膝。“讨厌！”

男人真有点恼火。这姑娘无礼，可惜年纪轻轻——脸色红嫩，皮肤浅薄光亮，被过于丰富的血液顶出几颗红玛瑙似的青春痘儿。漫长脸，尖下巴，小鼻子小嘴。看人时，目光里带了天生警惕一切的模糊神色，象头上的天空一样茫茫昧昧。走入市井小巷，这样的姑娘随时可遇。男人犹豫一下，还是把话讲完。“我已经按过铃，你只顾聊天，车走S……”

“谁听见你按铃了？”姑娘确实没听见铃响，“别找借口！”

“想要赖呀？你这号人我们见多了——讨厌！”姑娘的女伴帮腔。她围一条毛围巾，脸圆得象新熟的红柿子，眼里的神色象是刚举手宣过誓——“时刻准备着！”

“我这号人？你说我……”

“裤子！”那姑娘突然叫起来，一把抓住男人的后车架，“我裤子破了！”

男人一怔，发现姑娘右膝有块拍不掉的白，铜钱大，是绽出的腓纶丝。他遗憾地咧咧嘴角。他见不得女人紧张心慌。想掏兜，马上又想起没带钱。

“别想逃，赔我裤子！今天不赔裤子你就别想走。”姑娘越嚷声越尖，她的女伴也冲过来喊叫，吸引路人纷纷围上来。

男人脸色变了。他有工资，又有稿费，有时能五百一千地慷慨解囊。可也有不愿意掏钱的时候。如果姑娘不是从开始就采取不信任态度，如果姑娘不是抓住他的后车架象抓贼一样，如果姑娘不说出逃一类的字眼……

“少来缠我。”男人冷笑，挑衅地扬起下巴：“你懂交

通规则吗？你是自作自受，活该倒霉。”

“不赔裤子今天咱们没完！”

“别在马路上吵，影响交通。不服气咱们找警察去。”

“谁跟你找警察？先赔裤子！”

“哈哈，你还吵？看见没有，又摔一个。再吵就轮上你赔裤子了。”这男人朝马路中间伸下巴。

围观人多，路面变窄，又一个胖女人被撞倒，象大熊猫一样笨手笨脚在地上爬滚。肇事的小伙子头也没回，拐弯消失在小巷里。

“嗯，我可不象那小子缺德。”

“我也不象那女人好欺侮！”

“那就走吧，有理还怕见警察？你在这儿吵到天亮我也不会掏一分钱。”

这姑娘同女伴咬耳朵，咬得犹豫，咬得匆促。

这姑娘把脸仰上去，黑眼珠儿吊在眼角望天。她在算计。这男人瞟她一眼，忍俊不住噗哧笑了。这姑娘毕竟嫩，是初出茅庐。

“笑什么？”姑娘的眼珠儿落下来。

轰！围观的人都笑了。

姑娘又恼又慌，脸颊绯红，“找警察就找警察，走！”

“上车吧。”

“想得美，你蹬跑了谁追得上？”

“要跑我早跑了，根本不屑回来答理你。”

“你跑得了吗？我一嗓子就能喊人抓住你。”

“那就上车吧。”

“上车你好跑？没门儿！”

“别打自己嘴巴了，不怕累咱们就走着去。”

“还怕你不走呢！”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朝十字路口的警察岗亭走去。

这男人自以为得理，一手扶车把，走得精神，威风十足。这姑娘瞻前顾后，脚步灵活。时而抓住男人的后车架，时而推车挡住右侧的巷口，警惕不让男人上车骑进小巷逃跑。

他根本没按铃，可他一张口就先说他按过铃，真是鬼得冒尖。到了警察那儿说不定还会造什么假？哼，别人也不是没长嘴！这姑娘开动脑筋，一边打量那男人：他穿的皮衣不是仿羊皮，是二百多元的羊皮猎装；黑呢裤子牛皮靴，显然经济宽裕，不会为几元钱费神搭工夫。可也未必。有钱人一毛不拔也是常见。他的年纪猜不准，乍一看象五十，看久了说三十多也行，总归老大不小，很象她们车间里一位滑得流油的糕点师傅。

“要不，你掏十元钱咱们各走各的路？”这姑娘声音颤颤地试探。

“嗤。”男人从牙缝里挤出一声。

“要不……你拿五元？”

男人又“嗤”一声。嗤得姑娘心慌，嗤得姑娘冒火，嗤得姑娘一个劲冲他翻白眼。

纯粹出于作家那种童心未泯的活跃性格，这男人忽然浮起一个念头，对未来作了一厢情愿的构思。他决心把她带到警察那里，叫警察教训她一番：为什么并排骑车聊天？你还想要裤子，你怎么就不想想交通规则？违犯交通规则的人责任自负。再严重些还要罚你款呢！——等她明白一个钱也得不到时，一定懊悔不迭，伤心落泪，甚至会哭出声——然后

他可以变一副面孔，表现出男人应有的大度和慷慨：别哭了，接受教训就好。你的裤子是在哪儿买的？多少钱？——然后……

这男人咂响嘴，想得有趣有味。

这姑娘跟着打个哆嗦。好象出门遇见奶奶讲的披了羊皮的狼外婆。他又想出了什么花招？她既恐慌，又不甘休，本能地要抗争到底。

这男人不慌不忙穿过人行横道走到警察岗亭。正巧，警察不耐烦岗亭里的寂寞，来到岗亭外踱步。

“警察同志，出了点事请你处理一下。”这男人靠近过去。警察瞟他一眼，目光旋即转向马路，阻止两名想闯红灯的骑车人。

“他撞了我的车！”姑娘一嗓子就把警察的两只眼喊过来。她讲得激动、急促：“我在前面骑车，他从后面超车，铃也不按，速度特快，一下子撞我腿上。我晃了晃没倒，他冲到前面，又用后轮卡我前轮，把我撞个跟斗。这不，裤子也磕破了。他得赔！”

警察是个年轻人，青春洋溢的眼球在姑娘的身上活跃，从头转到脚。他频频点头，好象是在欣赏女高音独唱，听得出神。

这男人惊愕，这男人起火，这男人也放开了嗓门：“你说什么？撒谎！”

男人的高嗓门象劣质舌簧喇叭，刺得警察直皱眉：“嚷什么，嗓子都哑了还没嚷够？看你年纪也老大不小的……”

“对不起，我感冒初愈，又有点激动……”

“有理不在声高。”

“可是她撒谎。她们两个人并排骑车，边骑边聊在马路上划弧……”

“聊天怎么了？她是我姐，我和我姐聊天你管得着吗？乐意！”这姑娘以为理直气壮。

“你懂交通规则吗？你跟你妈也不能在马路上骑车聊天。”这男人意味深长地瞟警察。

“马路上还不许超车呢，你为啥超车？”

“你问问警察许不许超车？”这男人望警察，警察眼球儿朝马路上活跃，似乎在关心十字路口的行车。这男人只好转问围过来的群众：“你问问大家，交通规则有不许超车一说吗？你现在看看马路，超车的少吗？而且我还按过铃给你提醒……”

“你根本没按铃，我证明。”姑娘的女伴挺身而出，“你从一开始就不老实！”

“你聊得再热闹些，汽车喇叭也可以听不见。而且我根本没撞她腿。我要是前轮撞她腿，首先摔倒的该是我……”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警察皱起眉头，眼球儿对准这男人不动了。

“听谁的糊涂？”这男人问。

“听她讲我还明白，听你一说我倒糊涂了。”

“听我一说就糊涂了？”

“是呀，听你一说我反而糊涂了。”

“你听见我说啥了吗？”

“人家怎么就是马路上的花狐？人家在前面骑怎么就该挨吡？”

“我说她们在马路上划弧，车走S，S！”这男人的手指在

警察鼻子前面划两个S。

“反正人家的裤子破了，这总是明摆着的事情。”警察说得含糊。围观的群众开始议论。

“算了，骑车聊天总算没理，自认倒霉吧。”

“快九点了，耽误这功夫还不如家去看看交通规则，省了下次出门撞汽车。”

……

这男人开始眯着眼笑，有点得意洋洋。

这女人舔舔发干的嘴唇，委屈地朝警察诉说：“反正我的裤子破了，刚买的，二十四元呢……反正我是没法穿了…”

警察低头转眼球儿，警察抬头作苦笑：“你们在这儿吵我也听不明白，处理不了。我看你们干脆去事故科解决吧。在自然博物馆旁边，不用半小时就能骑到。”

“怎么样，到事故科去吧？”这男人含笑低声问。那神气真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疑。

这姑娘犹豫。望望警察，又和女伴咬耳朵。

这姑娘把脸仰上去，黑眼珠儿轻轻吊上眼角去望天。

男人凑近警察，半是提醒，半是警告：“她们骑车聊天是自己承认过的，不以为错，还以为有理，你是听见了。如果反口，请你秉公作证。你贵姓？”

够精明，看来是常打官司。警察心里评价，脸上不失微笑：“别不相信人嘛，我看她们不是那种人。我姓刘，晚上这个岗亭只有我一人。”

姑娘的黑眼珠儿已经从眼角滑下来，不赔裤子她不死心。“走就走，去事故科。”

“那就上车吧。”

“美得你，想跑啊？”

“你怎么又来了？要跑我早跑了。”

“要骑就把你自行车牌照取下来给我。”

“你这是污辱人。”

“骂你了？”

“比骂人还恶。”

“不骂人比骂人恶？”

“你理解不了。”

“你拿出十元钱我就理解你。”

“别在这儿掉价了，我陪你走着去。”

“还怕你不走呢！”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又推着自行车上路了。

警察怎么会越听越糊涂？这男人有根神经忽然敏感地颤抖起来。该不会应了歌德说的那句话？男人跟女人打上交道，他们就会象纺线锤一样被弄得晕头转向……

这男人晃晃肩膀，竭力甩脱那若隐若现的危机感。也难怪，换成我看到姑娘为裤子伤心焦急也会同情。他宽宥地想起那名警察。不过，情是情，理是理，先把理讲清楚了，我也不是不讲情的人。

这男人看看左右。姑娘推车走他左侧，姑娘的女伴推车走他右侧，夹馅饼一样。

岂有此理！他加快脚步，两个姑娘同时加快脚步；他陡然一停，两个姑娘也随着停下。这男人一只脚踩住脚蹬：

“远着呢，骑上吧。”

姑娘一把抓住男人的后车架：“先把牌照摘下来交我。”

呸！这男人推车又走，两个姑娘立刻又夹上来，押犯人

不过如此警惕。这样一来，一种奇怪的感觉压在了这男人身上，铁板似的冰凉沉重，蛛丝似的粘腻缠人。他好象自己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为眼下的处境尴尬，又无可奈何。他讨厌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拚命和这种折磨人的尴尬感觉搏斗，装作轻松自在的样子；他开始哼歌，哼那曲《搭错车》。他心情阴郁时总喜欢哼这支曲。他还随曲摇晃身体，打量街道两旁的房屋店铺。

他又想要什么花招？这男人的故作轻松引起这姑娘的加倍警惕，甚至是紧张。他还有心哼歌，分明是麻痹我们，然后突然朝前一冲，窜入小巷。小巷里会潜藏着什么？……一瞬时，那些来自编导异想天开的惊险影片和泛滥于社会的淫盗故事齐闯入脑海，脑子便失了平静。他东张西望也许是找人？找什么人？哥们弟兄、两肋插刀、污辱女性……这姑娘也开始东张西望，张望得提心吊胆。她忽而又离开这男人的车子一点距离。她怕这男人突然把车子向后一撞，等她痛叫着弯腰抱腿时，这男人就会蹬车远遁……

“哎——”这姑娘果然尖叫起来，伸手拉住那男人的后车架，身上惊出一身汗粒儿，小鼻子湿漉漉的。“你想干什么？”

“怎么，不该拐弯？”这男人扭回头。

“拐哪儿去？”

“你说拐哪儿？”

“自然博物馆该从南面那条路走。”

“好，听你的往南走。你别后悔。”

姑娘的女伴忙绕过来咬耳朵，姑娘怔一怔，犯神经似地又尖叫起来：“哎哎，你想干什么？”

“听你的往南走。”

“不行，就从这儿拐！”

“又要从这儿拐了？”

“拐……你别想溜。”这姑娘松开手，顿一下脚，多少有些不自在。然而，这种松弛带来了真正的灾难。这姑娘开始第三次尖叫，那是真正绝望的尖叫：“哎——站住，站住！”

那男人突然推着车子朝马路对面冲去，只一闪便不见了——一辆挂斗儿大卡车隆隆驶过，挡住了姑娘的视线。若不是女伴及时拉住，这姑娘会跟着冲出去抓那男人，后果虽然不堪设想，但也不会象现在急死活人。

“跑了，他跑了！”这姑娘跺着脚喊，目光慌迫地从鱼贯而过的汽车空隙里追踪那件棕色羊皮猎装，“往西去了，往西！快，快抓住他，抓住他！”这姑娘和她的女伴忙上车朝西蹬，一边朝汽车行列的另一侧张望。“不对，朝南，他是朝南跑了。抓住他，抓住他！抓住那个穿皮夹克的！”

喊声惊动了行人。车队刚过完，不少见义勇为的公民便随着两个姑娘朝南追去。穿羊皮猎装的男人骑得很快，两个姑娘追得更快：“就是那个皮夹克，抓住他，抓住他！”

两名男青年一旦认准目标，立刻超过姑娘，箭一样急冲而出，转眼间超过那男人，用车子逼迫男人停下。一边大声命令：“站住！听见没有？就是你，别装糊涂！”

那男人下车，紧张地盯住两名陌生青年。

姑娘和她的女伴追上来，气喘吁吁，激动不已。姑娘跳下车，首先抓住那男人的后车架，好象怕他突然长出翅膀扑楞一下飞跑了。

“他，他……”这姑娘喘得说不出话。那男人缓缓扭回头，盯住这姑娘，眉毛象两条蚕虫要往一块爬。

“哇！”这姑娘始终没说出话，抓住后车架的手却松开了，捂住脸大哭。她认错了人。

两个姑娘推车往回走。街冷灯暗，店铺关门。她们走得凄惶，走得伤心。

“唉，我真不该撒手。我是刚刚撒手……”

“你刚刚撒手他就逃了。”

“你要不拉住我，我能抓住他的。”

“我要不拉住……卡车就撞住你了。”

“撞住也是两个人，他也不得便宜！”

“对，他也不得便宜！”

“现在他可美了，可能坐在家里笑呢。”

“可能坐在家里笑呢。”

“开始还装得人样儿，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现在的人……哼。”

“现在的人……复杂着呢，都会装样儿！”

“我本来是一路提防……唉。”

“唉，防火防水就是防不住人哪。”

路旁出现一片传统的灰砖四合院，正房的屋檐下伸出一节铁皮烟筒，青烟孤零零朝南摇曳。四合院里有孩童嬉闹。蓦地，——“砰——叭！”“二踢脚”从院中窜入夜空炸响，接着又是几响鞭炮。大概是元旦节剩下的。

这姑娘深锁双眉，停步望望夜空落下的炮纸。眼睛一阵泛潮，又一阵冒火。

“哼，那个家伙说不定也在家里放炮呢。”这姑娘咬了